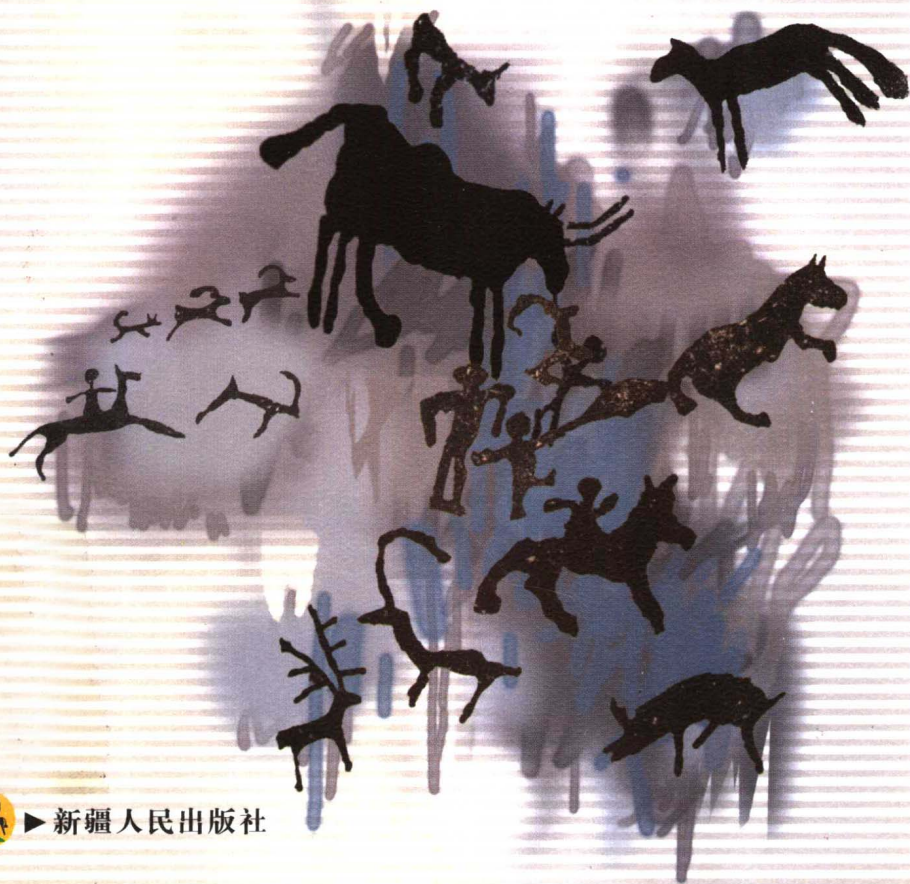


住居新疆丛书

刘亮程 主编

王族 著

# 动物精神

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 动物精神

王 族 著

新疆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动物精神/王族著. — 乌鲁木齐:新疆人民出版社,  
2002. 9

(住居新疆丛书)

ISBN 7-228-07535-8

I. 动... II. 王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3391 号

## 动物精神

王 族 著

---

出 版:新疆人民出版社

(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)

印 刷: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7

字 数:170 千

印 数:1—5 000 册

---

ISBN 7-228-07535-8/I · 2667 定价:19.00 元

# 住居者的声音

刘亮程

介绍几位新疆作家和他们的书。

叶尔克西是位哈萨克族青年女作家，多年来一直用汉语写作。也兼带翻译一些哈萨克作家的小说。她的童年有一段完整的牧民家庭生活经历，这笔无价财富直到她的散文集《永生羊》才被活生生地挖掘出来。之前她写过一些小说，一些与汉文化有关的散文。她似乎想做一名哈、汉文化交流的使者。她所从事的工作（原《民族作家》编辑），便是把各少数民族的翻译作品介绍给汉语读者。可惜这么多年，很少有少数民族作家在汉语世界中真正站住脚。倒是一些汉语作家靠写少数民族题材不断制造一时轰动。

叶尔克西的这些散文，几乎全部写她童年生活的经历。这个少小离开毡房牧场的哈萨克牧羊女，在外面世界转了一大圈又终于回到她的出生地——北塔山牧场。她回得那么彻底，完全忘掉了城市、忘掉了她的汉文化熏陶，甚至忘掉了时光，一下就回到了生活的最根本处。

这个世界的最真实部分，或许永远需要一双孩子的眼睛去看见并牢牢记忆。叶尔克西通过她那双牧羊女的早年眼光看见的，竟是一个我们迄今仍不能熟知与认识的生存世界。她写的

序  
言





那只有灵性的羊、写两条狗的恋爱、写牧场、写哈萨克人的跟我們不一样的生活与死亡……我得承认，读过叶尔克西这些散文后，我才知道自己一点不了解哈萨克人。尽管我生活在新疆，知道一些简单的哈萨克风俗，在他们的毡房里喝过奶茶和酒，听他们唱歌，但我对他们的心灵一无所知。我认为叶尔克西的《永生羊》为汉语文学展示了一个奇异陌生的生活与精神世界。

李娟至今仍在遥远的阿勒泰山区，跟着母亲做裁缝、卖小百货。母女俩常年随着游牧的哈萨克牧民做小买卖谋生。她的这些文章，全是背着母亲偷偷写出来的。她不想让母亲知道她在用文学把她们的生活写给别人。她更不愿周围的人知道她在写东西。“一旦他们知道了，就会把我看成跟他们不一样的人，我就再不能贴近他们。”李娟说。

李娟一心想让自己成为一个跟那些牧民们一样生活的人。可是，她的这种生活与写作，已经使她与中国的大多数作家截然不同。

第一次见到李娟是在三年前，那时她才十七八岁，拿着一篇散文到编辑部投稿。是写山里的树。我觉得非常好，就给同事看。同事看了怀疑是否抄的。这么小的姑娘，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，太不可思议。我却坚信不是抄的。我们的文学中有这样鲜活的文字供她抄袭吗？她找谁抄去。这种文字只能靠野生出来。

后来李娟的散文一篇篇从阿勒泰山区寄来，大多写在一些不规则的纸片上，字也细小拥挤，但并不妨碍文字的耀眼光芒。我能为读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。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。那些会文章的人，几乎用全部的人生去学做文章了，不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。而潜心生活，深有感悟的人们又不会或不屑于文字。文学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地，与真

实背道而驰。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,做着裁缝、卖着小百货,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,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,写出自己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。

李娟虽年仅21岁,但她的《九篇雪》,我认为是可以经久阅读的散文。

李广智在新疆从军戍边几十年,足迹踏及天山、昆仑山、阿勒泰山,到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,经历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。他的《雪山、雪人、雪狼》中那些野怪故事,是真正新疆的、引人入胜的“魔幻现实”。

广智去年有一部写楼兰之谜的长篇小说畅销全国。其人涉猎广博、著述颇丰。但我仍喜欢他的精怪小东西。这些近乎神话、传奇的荒野故事,或话更接近新疆人的生存现实。

刘学杰一直生活在喀什。他对喀什的理解与认识一半来源于史料,一半源于他多年的生活积累。他对这座名震中外的古城有自己的欣赏与看法。

在新疆,有好几种文字在述说我们生活的这块地方。有些事情常常说不清楚。有些事情不能说。汉语和维语、哈语、蒙语……保持着表面的交流和深层的隔阂与陌生。在这样一个多民族不同宗教的生存环境中,我们需要一颗博大真诚的心灵来相互勾通。文学能够让不同种族、宗教的人们在滴水、一棵草、一粒土中找到共同的感情。我们需要做的正是这些最微小的大事,在对同一缕阳光的热爱中达成理解与共识。在大风和无需翻译的花香鸟语中,敞开我们一样坦诚的心灵。

刘学杰《难解喀什》,是一个“老喀什人”对自己城市的思考与讲述。对于喀什,肯定还会有许多本书去讲述它,许多的人会





发出自己不一样的声音。也许这便是喀什的“难解”魅力。

王族当兵十余年时间，军人和专业作家的双重职业非常融洽地汇于一身。这几年，王族出手很快，已有好几本散文集问世。其中写西域历史人文的一些散文，已显出大散文气象。

这本《动物精神》是以西部动物为描述对象，王族对动物的生存世界有超乎常人的怜悯与认识。文章多以细节见长，在新疆这块独特的地域中，许多东西就是由细节体现出来的，王族似乎对细节情有独钟，通过对个体场景的实录，为读者提供了更具神话特征的精神参阅。王族笔下的动物是完全西部化和诗化的，这些散文写了许多动物的精神世界，有一种打开心灵，接受现实，与生活进行真正对话的痕迹。动物有时候像人，所以，动物也是有人性的。而人有时候也像动物，人身上具有真实的，不可改变的“兽性”。人和动物能沟通，原因大概就是因为“人性”和“兽性”原本就是一种东西。这些有关动物的散文是王族不经意间写出的精品，也许比他的其他文字更接近我们。

对新疆，人们真正知道多少，除了那些明摆在大地上的高山、大漠、戈壁，那些记载于文史中的事件、人物，那几曲唱“新疆好”的民族歌，还有那些有关新疆的走马观花式的浅表文字。新疆的真实一向被这些外在的东西所遮蔽。

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这是一个被看见最多的时代，无数架照相机、摄像机在拍摄，无数支笔在写，无数本书在记载，无数的媒体在传播，无数的人们在看——而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无知，恰恰在这无数的“看见”里。

现在，新疆已成为各种媒体关注的热点。有关新疆的书，可以堆成一座荒山了。可是新疆依旧是一块没被说出的土地。

人们看见它的大山、戈壁，谁说出过它的一粒沙、一叶草木？太阳荒照千年谁说出它的一缕阳光了？雪落了多少个冬天我们却说不出它的寒冷。

一个地方可以被传说、神话，可以被宣扬、炒作，被一系列数字图表展示概括，然而，文字与媒体的喧哗并不能替代生存本身的沉默。

我相信土地会像长出麦子和苞谷一样长出自己的言说者。关于新疆，我们或许有必要与耐心听听这些本土作家的声音。他们首先是这块远土上的住居者，在新疆生活几十年，几代、几十代人，却从不敢轻易地说出它。对于自己的生存地，他们有着不可言说的珍爱与怜惜。他们不易被人看见的一些文字所呈现的，是这块被猎掠无数遍的西域大地上最可靠的生存真实。

序

言



# 目 录

## 帕米尔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一个人和羊 .....       | (1)  |
| 高原日志 .....        | (5)  |
|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.....    | (9)  |
| 两个传说和一次亲身经历 ..... | (13) |
| 鸟儿鸣叫的时候 .....     | (16) |
| 冰山之父 .....        | (18) |
| 奔跑的羚羊 .....       | (22) |
| 牧羊曲 .....         | (26) |
| 在黑夜的旷野里听狼叫 .....  | (29) |

目  
录

## 宁静里的激情

|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| 细细说羊 ..... | (33) |
|------------|------|





|              | 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世界何以丰富 ..... | (38) |
| 家畜的战斗 .....  | (41) |
| 被淹没 .....    | (44) |
| 马车 .....     | (47) |
| 欢乐的小巷 .....  | (51) |
| 负重的山峰 .....  | (56) |
| 与羊为伍 .....   | (69) |
| 古道天机 .....   | (71) |

### 对天山动物的一次细致描述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黄羊的家庭 .....       | (75)  |
| 团结的蚂蚁 .....       | (78)  |
| 摇落白桦树枝头的种子 .....  | (82)  |
| 给一只蚊子带路 .....     | (84)  |
| 真诚的乌鸦 .....       | (87)  |
| 回家的骆驼 .....       | (89)  |
| 痴情的蝴蝶 .....       | (92)  |
| 一动不动的鸟儿 .....     | (93)  |
| 狼走了 .....         | (96)  |
| 大地的加冕 .....       | (99)  |
| 短暂的对视 .....       | (104) |
| 雨在抽打大树 .....      | (106) |
| 零度以下的火焰 .....     | (107) |
| 沉默或坚忍的羊 .....     | (110) |
| 一匹马用声音完成了飞翔 ..... | (114) |
| 风有一双大手 .....      | (116) |

|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石头之重 ..... | (119) |
| 羊的门 .....  | (121) |

## 阳光下的金色阵营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夜遇额尔齐斯河 .....      | (125) |
| 三种状态 .....         | (128) |
| 二 000 年读到的动物 ..... | (133) |
| 大雪送来了什么 .....      | (154) |
| 黑子 .....           | (159) |

## 一路仰望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屋脊 .....       | (164) |
| 界山 .....       | (167) |
| 班公湖边的鹰 .....   | (169) |
| 雪鸡 .....       | (172) |
| 一只死去的狼 .....   | (177) |
| 凡人在神山下抓鱼 ..... | (181) |
| 科加寺 .....      | (184) |
| 佛在微笑 .....     | (188) |
| 醒来 .....       | (193) |
| 一路仰望 .....     | (197) |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三次奖赏(代后记) ..... | (210)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
目

录



# 帕米尔：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## 一个人和羊

在新疆，一个人和羊到底有怎样的关系呢？

显然，这不是一个需要专门去探讨和研究的问题。对于我而言，新疆人和羊像两只打斗的拳头，它们各自都虎虎生风，在我面前纷飞地闪现。我在新疆生活得时间不长，自身经历和见识不足以解决一些古老而又神秘的问题。而就这些经历而言，我始终觉得只是一个开始。就像人和羊，那种确切的关系，我必须得身体力行去深入，才有可能看得更清楚。

现在想起来，羊总是和吐尔逊搅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



和在一起，在种种神遇中让我感动。

1993年8月，我第一次踏上帕米尔，十多天的高原生活完全是在浑浊中度过的。我看见被称为“冰山之父”的慕士塔格峰时，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它太过于绝对，在掠夺语言的同时，我已无法对它说些什么。至于塔吉克——这最高海拔生存的民族，更是有一种无法说清的东西。因为时间太短，我反而觉得这种模糊是恰当的。从形式上而言，它就像默默飘落的雪花，以一己的执著融入时间。或许正是这些细小的融入，才完成了高原，使它要在极度缓慢的节奏里长高。下山翻越达坂时，我才看到达坂半腰有几条明净的线条，那是几条被羊长期来回走动踩出的路，在阳光中，显得干净而又亲切。

我将头靠向座背，心里舒服了许多。我觉得一条走过的高原路已无比明朗地展现在心头。这种展现是由浑然的经历完成的，完成的过程中我像一阵风，不知不觉飘向远处，或者我就是块沧桑的石头，在高原一动不动，任一切风霜雪雨恣肆而来，又飘忽着逝去。我的心是打开的，所以，最终是我留下来了。

羊，走出了一条神奇的甬道，这条甬道启迪和对照着我，甚至也可以说，这条甬道就是我的心迹的展现。我感谢羊。

后来，我知道放这群羊的人叫吐尔逊，于是我专门去看他。

他是一个家住在小山洼里的牧人，养了一千多只羊，说实话，把一千多只羊撒在大戈壁，一点都不显眼。当我问他一只羊值多少钱时，他略带自豪地说，五百。我一算账，惊了一跳，原来这个民族的款爷是这种穿着旧衣服，家住高原深山中，靠烧马粪取暖的人，但他却拥有五十多万元呀。

我问他这么多羊怎么来的。

他嘿嘿一笑说：“大羊么下小羊，小羊长大了再下小羊，小羊再长大再下小羊，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快得很。”

这足以让那些想发财却无道的人悲哀！有什么办法呢？他把自己交给了高原，高原也相应的给了他一些东西。也许，这些东西原本就是属于他的。

我再不能小看这个相貌比内地准农民还邋遢的牧人。他苍朴的外表，虽然不能说明什么，但由这外表包含在里面的，却是让人无比震惊的东西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种东西是高原的一种情调。而也许高原始终是沉默的，所以，人也就变得浑然不觉。临离开吐尔逊时，我的手没伸向背包，原打算要送他两块钱一瓶的矿泉水，现在我不敢了。

他与我告别，赶着羊回家。他与羊混在一起，又让人难以分辨。慢慢地，他和羊走远，看上去，只是一团移动的黑影。又过了一會兒，那团黑影在大旷野的掩映下，不再动一下，犹如一大块石头。

第二次，我们去吐尔逊家做客。吐尔逊说，他为我们准备大块羊肉。我们顿时激动起来，急忙在四周寻找煮肉的大锅，但是什么也没有。

“锅在哪儿，肉开始煮了吗？”有人已迫不及待。

“哎——在那个地方——”吐尔逊用手向院里指了指。

我们向院里望去，一棵核桃树上拴着一只羊，肥嘟嘟的，丰满的大腿让人一眼断定能割几块过瘾的大块肉。刚才进门时，我注意到了这只羊，它可怜巴巴的样子，没引起我看它第二眼的兴趣。我知道，在维吾尔老乡家做客，能给人温暖的是他们别具民族特色的器具和独特的待客方式，还有热情而又美丽的少女。

看来，今天这只羊将结束它可怜的生命。

我望着它，在心里默默地说，羊啊，不要友善。我们可是来消灭你的。





大家一致要亲自杀羊。吐尔逊笑了笑：“那就看你们的。”得到准许，大家凶猛地挽起了袖子，高举着刀，步伐坚定地向羊逼去。

羊扬头又咩了两声，洪亮而坦然，像是对我们不屑一顾。我们没有搭理羊的那两声叫唤，同时向羊扑去。

但是，杀羊的情景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简单。羊与我们展开了搏斗，说是搏斗，过多暴露杀性的完全是我们。羊被一条粗硬的大绳绑着，没有多少施展本领的余地，它只是躲闪着，准确而轻巧。我们于是杀性大发，食欲加上吐尔逊的热情，已促使我们的血液沸腾。但是，我们一个个全扑空，笨重而急切，有一个居然来了个扎扎实实的狗吃屎。另外的几个人，在扑下去的同时，明显地有一种怯畏，怕羊那一对尖利的角刺进自己宝贵的身子。几个回合下来，我们徒劳地退开了。

吐尔逊笑了笑：“大块羊肉么，好吃不好吃。”他走到羊跟前，伸出手抚摸羊的头，并开始在喉咙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。羊很乖顺地向吐尔逊靠了过来，并闭上了眼睛。

吐尔逊轻吟慢唱的典调，完全是一个民族古老而悠远的那种风情旋律，让人从中感觉到在掠过高原的白云里面，草原上悠闲吃草的群羊，或是雪水汨汨地从深山流出，丰胸腴臀的少女们充满深情地掬水洗着头发……吐尔逊继续发出他对羊独有磁性的声音，羊缓缓地卧倒了，并将喉咙部位呈现给吐尔逊。吐尔逊的刀轻轻刺了进去，羊没有挣扎，连颤动也没有，如注的血喷了出来，洒在吐尔逊的身上。

我们惊呆了。

顷刻间，一只羊，一只充满灵性的羊，和维吾尔族汉子吐尔逊彻底将我们震撼了。而这一切，仅仅是眼前幻像一般的世界：恬美、宁静、真诚而又安详……

坐在吐尔逊的土房子里吃抓肉的时候,我记起那天是1994年2月10日,抬起头,透过小窗户,就看见帕米尔积雪的山峰,正在闪闪发光。

## 高原日志

帕米尔的冬天是冷清的,高原老人走到这儿就不想再动了,它这一停,让周围的一切都窒息了——山峰就那么孤独地裸露在紫外线强烈的照射中,一天又一天,一年又一年,变得像淤结的黑色血块。满山遍野的石头散散乱乱,大的、小的、圆的、畸形的、断裂的,沉睡在天空下,像是永远被时间遗忘了……高原再也想不起要动一动,在懒惰中变得昏晕、浑沌,一无所知,隐落进无言的冬天。冬天是一位不爱说话的少女,她固执地山野间慢慢走动,一路洒下纷纷扬扬的大雪。

雪花因此就充当了时间的碎片,一层层落入山谷。弥漫的风像个傻子,跟着落雪没有主张样乱转,等到觉得无聊时,便发怒般在山口旋转而起,挟起一些细雪乱舞。有时候那些旋风中的细雪会很放肆地窜入牧羊人的衣领内,牧羊人却不理会,塔吉克人是火的化身,即使在严冬,也浑身发烫,所以那些雪顷刻间便被暖化了。

山道上走着几匹马。但谁都宁愿相信那是几头驴或牛,马,在高原应该永远飞驰在歌声里,而不应该被用来驮水。那水袋最多也就装几公斤水吧,软软地搭在马背上,显得不伦不类。而整条山道显得更别扭,又窄又短,要是让马跑起来,根本甩不开蹄子。马走得很慢,像耻辱的奴隶一样忍受着,对四周显示出一副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表情。

雪仍在落。雪与什么有关?寥廓的高原会在乎这些轻浮的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



小精灵吗？它冷漠孤寂的心胸任一万场雪化成悲怆，也不会开口说话。

整个冬天，任何事物都没有留下痕迹。

后来的雪下得略微稀疏了一些。风也变得庄重了，不再粗鲁地乱撞乱碰。

有东西开始在雪地里动。

生命是善于动的，哪怕是不可预知的探寻，哪怕是临近灾难……

是几只旱獭。

领头的一只先是窜上一块石头，朝四下里仔细观察一番，确定没有异常情况，返身对伙伴吱吱唔唔地唤了几声。于是从石头缝里，从山坡上倏然间变魔术似的拥出了三五成群的旱獭。它们亲热地聚在一起，有的头碰着头，有的互相打闹嬉戏，显得非常亲密。

它们在高原是自由快乐的，也是幸福的。不一会儿，山坡上便满是旱獭，它们对石头和雪不屑一顾，顽皮地窜上窜下，小爪清晰地印在雪地上，如果有雪沾在身上了，便甩开小蹄狂奔，硬是要把雪抖掉……到中午了，阳光直直地射下来，高原显得祥和、温馨。

旱獭着实是可爱的。

而接近它们是怎样一个人？比如公元1994年8月13日，踏上帕米尔的一群人是复杂的，有北京的、新疆的、安徽的、河南的，操着不同的口音，怀着不同的目的，东张西望，急不可待。看到可爱的旱獭，其中有一位提议，弄几只回去。另外几个人用不同的口音说出了相同的两个字——可以。那一刻的天气大概被污染了。他们从车上拿出食品，散布在沙梁上，在衣角缚上登山绳，拉开另一端，坐在车里耐心等候。食品的香味被风刮开。